

品 | 读
大 | 连



品 | 读
大 | 连



© 董晓奎 202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连语寻趣·大连方言 / 董晓奎著. — 大连 : 大连出版社, 2022.11
(品读大连)
ISBN 978-7-5505-1763-9

I . ①连… II . ①董… III . ①北方方言—方言研究—大连 IV . ① H17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176007 号

LIANYU XUN QU · DALIAN FANGYAN

连语寻趣·大连方言

出版人：代剑萍
策划编辑：刘明辉 代剑萍 卢 锋
责任编辑：卢 锋 刘丽君 安晓雪
封面设计：盛 泉
版式设计：对岸书影
插画绘制：王天用
责任校对：杨 琳 乔 丽
责任印制：刘正兴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高新园区亿阳路 6 号三丰大厦 A 座 18 层

邮编：116023

电话：0411-83620573 / 83620245

传真：0411-83610391

网址：<http://www.dlmpm.com>

邮箱：dlebs@dlmpm.com

印刷者：大连金华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70mm × 240mm

插 页：4

印 张：14.25

字 数：270 千字

出版时间：2022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2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5-1763-9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电话：0411-85809575

前言

大连方言从何而来？

中国境内有多少种方言？大连方言属于哪个方言片？与山东方言及东北方言又有何关联？

在语言学界，现代汉语方言大致分为七大方言，分别是官话、吴语、赣语、客家话、湘语、闽语和粤语，其中粤语、闽语和客家话在港澳台地区及海外也有广泛分布。

在语言学上，“官话”是特定汉语方言的专有名词，过去叫“北方方言”。官话也是分布最广的汉语一级方言，使用人口占汉族总人口的70%以上，主要分布于中国的北部和长江以南的四川、贵州、云南、西藏，以及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这些省份沿长江的部分地区。

具体来说，官话分为八种次方言：北京官话、东北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西南官话。大连方言是典型的胶辽官话，很多人以为大连方言属于东北方言，实则不然。

东北方言与普通话相近，主要分布于东北三省、内蒙古东部和河北东北部地区，是覆盖范围较广、影响较大的汉语方言之一。东北方言是在本地方言、河北方言和山东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虽然与大连方言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方言品种，但在现实生活中，两种方言“并存共用”的现象非常突出。

胶辽官话分为登连片、青州片、盖桓片，主要分布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近代移民的历史背景和半岛沿海的地理环境使胶辽官话的声调极具特色，简单地说，古清音声母入声字今读上声，是胶辽官话的典型特征，也是划分胶辽官话与周边方言的首要标准。

大连方言属于登连片，是汉语北方方言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品种，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汉代扬雄编撰的《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以下简称《方言》)，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方言词典，距今已有 2000 多年历史。在欧洲，同类的著作迟至 18 世纪才问世。“方言”一词最早也是出自扬雄的这部著作。《方言》主要记录汉代口语词汇、比较各地词汇异同、反映方言地理面貌，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誉为“悬诸日月不刊之书”。

最初写关于方言的文章时，我时常会陷入怀疑的情绪之中，方言当真值得消耗心血去研究吗？方言确实是我们解读地方历史不可或缺的线索吗？当得知我们的祖先早在 2000 多年前就下大力气收集、整理、研究民间语言，我对书写关于方言的文章又充满了动力与信心。

扬雄所著的《方言》收录方言词语近 700 条，其中有方言词语内容记录并指明地域分布的词语有 340 多条。在他的研究里，山东方言分为两大区四小片区，与现代山东方言分区情况大体一致。山东方言主要包括冀鲁官话、中原官话和胶辽官话。显然，胶辽官话在我国第一部方言学著作中是有记载的。大连方言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值得学界探讨和研究。

方言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最重要的载体，是一座城市的民俗风情、市井生活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方言蕴藏着我们的身世和命运，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其实都被方言不动声色地记载着。

在学者迟永长教授的研究里，大连话可分为三种次方言：以大连市市区话为代表的狭义大连话，以庄河话为代表的黄海沿岸话，以大、小长山岛话为代表的长山话。如此，大连话就有了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大连话泛指所有居住在大连地区的老居民及其后裔所说的话，包括内部差别较大的大连市市区话、庄河话和长山话。狭义大连话专指以大连市市区话为代表的当地老居民及其后裔所说的话，不包括同属大连话的庄河话、长山话，以及与庄河、长山音系类似的话，也不包括近些年从外地迁至大连的新居民所携带来的方言。

那么，大连话从何而来呢？

由于迁徙杂居、经贸往来、战争及文化交流等历史原因，大连方言吸纳了大量的山东方言、满语及日俄两国语言的借用词。今天的大连方言有着山东方言的原始基因，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

清末民初，为了躲避战乱和饥荒，来自山东、河北的大量流民迁移东北，史称“闯关东”。“山东人多从海路迁入，在大连和营口登陆，先到辽东半岛和辽河流域，再扩展到辽宁的东南部和东部及北满。……‘闯关东’的山东人主要来自旧青州府、登州府和莱州府。他们到达新地后往往是先立一窝棚，窝棚的集合则以同族同姓为基础，宗族制度也就从山东输入东北。”（《方言与中国文化》）山东人来到大连，以族居的形式抱团取暖，共谋生存出路，又是大批地占据大片土地，所以他们旧地的方言很容易保存流传下来，对如今的大连方言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大连话日常用语中，满语的音译借词较多，这是不争的事实。满族从初兴、发展直至1644年入关，统治中国近300年，是继蒙古族之后又一个建立起全国性的统一封建王朝的少数民族。在满汉文化融合的过程中，最先发生变化的是语言。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承载着深厚的历史记忆。人口数量不多的满族人，

置身于汉族人的汪洋大海之中，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分布特点，在这种境遇里，要想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是很难的，语言的衰落乃至消亡也是一种必然现象。当然，让一个民族的语言彻底化为乌有也不大容易，毕竟语言的背后是一个群体几百年跌宕起伏、活生生的历史。满语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却有大量的词语以音译借词的形式驻留在大连话之中。这些满语词汇至今都是大连人日常交流中不可缺少的常用语。

外来词也是大连方言的组成部分。什么是外来词？季羨林说：“所谓外来词，无非是两大类，一类是代表精神方面的，抽象的东西；一类是代表物质方面的，具体的东西。无论是抽象的东西，还是具体的东西，这些词儿所代表的东西原来都是外国货，传入中国，必须有一个华名，于是千奇百怪的外来词就应运而生。”

外来词的出现具有一定的社会背景，总是裹挟着时代风云。汉、唐时期，中国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繁荣，以海纳百川之大国胸襟迎接外国文化的流入，也频繁地派出使节前往各国进行交流，带回了很多异域文化，进而出现了外来词。外来词涌入中国的第二个高峰期是晚清时期，西方列强悍然打开了中国大门，他们的坚船利炮进来了，他们的文化和语言也涌入了，我们被迫吸取了大量的外来词。外来词涌入中国的第三个高峰期是改革开放之后，也特别值得研究。

1897年12月，沙俄的舰队占领旅顺口，1898年3月，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大连被沙俄殖民统治了7年。大连这个地名就来源于俄语“达里尼”，后来从日语音译而成“大连”二字。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大连又被日本殖民统治，这段屈辱历史长达40年，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在这两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量的俄语和日语进入大连市民阶层的口语中，并流传至今。

如季羨林所言，大连方言中的这些外来词，大多数是关于物质方面的、

具体的东西，比如，“晚霞子”（衬衫）、“磨叽”（年糕）、“便所”（厕所）、“瓦斯”（煤气）、“马葫芦”（下水道）、“布拉吉”（连衣裙）、“维得罗”（水桶）、“列巴”（面包）等。这些外来词如今仍然活跃在大连人的生活中，有时候居然令人忽略了它们的真实身份。学者游汝杰说：“汉文化的宽容性使它能容纳下古往今来的种种外来文化和相当数量的外来词，同时汉文化又具有极大的消融力，善于将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加以消化改造，变为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大连方言虽然只是胶辽官话的一个小片区，但是从历史深处来看，与各个官话方言大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这也是我们关注大连方言的一个理由。通过大连方言，或许可以了解中国方言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保护方言、传承地方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有些古老的方言随着老辈人的逝去而永远地消失了，所以，当今天我们与某些方言重逢，真的需要长久地端详，细致地品读，才能认出它们的确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过。顺着方言的线索，我们回到了往日生活的现场；对方言的品读，让我们完成了一场场酣畅淋漓的精神怀旧。

作者

目录

海南丢子 此地巴子 / 001

海南丢子，此地巴子 / 001

歹饭 / 007

血受 / 011

赖塞，跑风 / 016

格路，生古 / 019

跑腿子，孤老棒子 / 023

吃苍蝇，吃杂木地 / 026

对撇子，上赶子 / 029

坐蜡，上讲 / 031

辣眼，道道眼儿 / 034

浪 布拉吉 / 038

浪 / 038

猫头狗耳，撮火扬沙 / 043

稀罕，宾服 / 047

泡嫚儿，情况儿 / 050

布拉吉，晚霞子 / 054

掉价儿，砣砣 / 058

轧乎，扎咕 / 061

脑子有病，彪乎乎 / 065

勾嘎儿，熬糟 / 069

老对儿，发贱 / 073

章程 手拿把掐 / 077

编派，翻小肠 / 077

大拿，章程 / 081

撒慌撂屁儿，打冒支 / 086

扯老婆舌 / 090

吭哧瘪肚，手拿把掐，挣死扒命 / 093

够人，不善 / 097

不来悬，不打眼儿 / 100

攒欺，掐把 / 104

豪横，不差事儿 / 106

支腿儿，眼气 / 109

隔锅上炕 五脊六兽 / 114

瞎嘞嘞，臭败 / 114

隔锅上炕 / 117

拿人，抓唬人 / 118

不耳视，不坤 / 120

五脊六兽 / 124

打人家什，当盘菜 / 127

迂里刮外，跟头把式 / 130

搅牙、掉歪，闹妖儿 / 135

味刺，艮 / 137

忽悠，咋呼 / 140

干净 展扬 / 145

干净 / 145

脏样儿，稀碎 / 147

一包劲，钢钢的 / 150

展扬，嘚瑟 / 153

秃噜翻张，疵毛撇旋 / 156

捞干的 / 158

不刮堆儿，烧包 / 162

颠倒，照量办 / 165

婢养的，鳖羔子，鸡蹬子 / 167

看眼儿，撮火 / 170

飒棱 姿势 / 175

剜到筐里就是菜 / 175

拉饥荒 / 178

梗儿梗儿，不忿儿 / 183

拉拉嘴子，轻脆郎当 / 184

迷了魔了，不上线儿 / 188

掉链子，装灯 / 191

飒棱，姿势 / 195

鬼头蛤蟆眼，老眉咪咪眼 / 199

下死赖，不当意 / 202

轻次溜，赖赖巴巴 / 205

参考文献 / 209

后记 / 210



海南丢子 此地巴子

海南丢子，此地巴子

“闯关东”是中国历史上规模较大的移民运动之一，从站在大海边准备起程的那一刻起，山东人就已经开始用自己创作的语言来进行命运叙事。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语言比普通话更切中肯綮，也更有力量。

在大连方言库里，“海南丢子”是最有代表性的方言词，它诉说着那段极其悲壮的移民史，也深藏着老大连人深重的苦难史，反映了我们祖辈顽强不屈的生存意志。

在大连方言和文化语境中，“海南丢子”是指那些以齐鲁人群为主体的“闯关东”人群及其后裔。

一个“闯”字，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路线需要“闯”，清朝入关后，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到关东需要“闯”过封锁线——河北民众大多私越长城走辽西，山东民众大多泛海偷渡到辽东，所以称之为“闯关东”；二是指山东流民在绝境中求生存、求发展的一种能力。

中国历史上的移民，上溯先秦，下及近世，代代不绝，可以说是人类一种很重要的生存方式。人口迁移主要有两种：一是民众自发的流徙迁移，二是政府有计划的移民。前者多是由战乱、灾荒或人口膨胀所致，后者则是出于政治、军事或经济建设的目的。比如，山东、大连地区将大小便称为“解

手”，从中可以推断当时移民具有强制性的特点，在移民途中，为防范老百姓逃跑，用绳索捆绑双手，要大小便时，便让士兵解开，久而久之就简化成“解手”。

在清朝前中期，山东人口快速增长，人口数量屡创历史新高，由明代的1000余万上升至乾隆十四年（1749年）的2400余万，嘉庆十七年（1812年）增至近2896万，道光年间突破了3000万。当时，地广人稀、物产丰富的东北就成了山东过剩人口维系生存的避难所。从绝境中跋涉而来的山东人站在这片黑土地上，喜极而泣，生存的希望瞬间被点燃了。东北物产有多么丰富珍奇，《红楼梦》第五十三回有记叙。腊月里，宁国府出现了一群陌生人，领头的叫乌进孝，他们从很远的地方赶来，为的是给宁国府进献年货。那个地方确切地说就是今天的吉林。清朝入关后，在东北实行封禁政策，同时在吉林设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打牲乌拉总管衙门，这是一个采购中心，地位甚高，专门为宫廷、皇室置办山珍野味等地区特产。打开乌进孝那张进献年货礼单，全是东北名贵特产，那场面壮观又奢华，包括：大鹿三十只、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二十个、家腊猪二十个、野羊二十个、青羊二十个、家汤羊二十个、家风羊二十个……东北像一座天然的宝藏，山中之宝、水中之珍，难以细数，养育能力深厚。

这个时期进入东北境内的山东人大多从事采参、淘金、伐木、狩猎等工作，这些人一般被称为“走山者”。官方也支持山东人移居东北，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政府颁布《垦荒令》，招徕流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无主荒田，给以印信执照，永准为业。这种“占据式移民”使得大连方言染有山东方言的基因，与东北方言也有大面积的一致性。

到了清末民初，山河破碎，战乱频仍，老百姓自发的移民风潮兴起。彼时的山东人饱受天灾人祸的蹂躏，整体陷入了生存的绝境，尤其是各种天灾在齐鲁大地上肆虐不息，水灾、旱灾、蝗灾交替出现，间或还伴有黄河泛滥，老百姓流离失所，卖妻鬻子，生存境遇极为悲惨。1877年4月16日《申报》报道：青州“大率一村内死者十分之一二，逃者十分之五六，病者十分之一二”。同年7月11日《申报》又报道：“妻妾姊妹贩鬻他方，故各村止有男而无女，所存者不过一二。”为了活命，有一部分山东人选择“闯关东”奔向大连，因为山东半岛在辽东半岛的南边，所以他们就被称为“海南

之丢”，又称“海南丢子”。

据资料记载，1900年满洲人口总数是450万，1928年增至2200万。增长的人口，除少数属自然增长外，绝大多数都是“闯关东”的关内流民。学者陈彩章认为，移往东北的人口，80%为山东人，其次是河北及河南人。



闯荡移居大连的山东人，在生存困境中基于地缘、亲缘、血缘的关系，以族居的

形式寻求生路，抱团取暖的集聚力不容小觑，他们所携带的旧地方言自然也获得了足够的生存空间。也就是说，他们来到大连依然说着一口纯粹的家乡话，不必为了入乡随俗及生存交际而更改口音。

山东人勤劳肯干，诚实守信，融合协作的能力也较强，很快就在大连找到了活路，五行八作，不挑不拣，只要肯出力就能活下去。在大连站稳了脚跟，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反身回到老家，将家族里其他还挣扎在生死线上的亲人们接到大连。就这样，移民风潮改变了大连的人口结构，对大连方言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清末民初这个时期，除山东人自发地“闯关东”成为“海南丢子”，还有一次移民属于朝廷强制性调配人员移居大连。当时，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为了开发建设大连地区的海防工程，从山东、天津等地雇用了一批工匠，这些人不仅掌握一技之长，还具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很快就成为旅顺大坞建设和旅顺至大连湾30多座炮台建设的技术骨干。他们是大连第一代产业工人，这些工人及其家属是清朝实际统治大连地区的最后一代移民。如果说“闯关东”的山东流民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那么，这支移民队伍可谓是高端人才，这次移民是大连历史上带有选择性的、素质较高的一次移民。他们的移居为大连地区的人口注入了新的血液，对人口总体素质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经济能力、文化优势和社会身份也决定了方言的地位。由于这个群体的综合素质较高，随迁而来的旧地语言非常强势地落地，这对大连方言

也产生了深刻影响。

日本殖民统治大连时期，从山东、河北两地强征劳工，包括部分流民，仅1934年至1942年就有540万人。据《大连人口》记述，1939年从山东、河北迁入“关东州”的贫苦农民为22万人。《远东年鉴（1941）》记载，1940年大连总人口为56万人，以此推算出当时的移民约占大连人口总数的40%。若按籍贯推测，现代大连人约有80%是山东籍人。

人的流动实质上是文化的流动，人口的迁徙必然带来文化的迁移。“移民史料可以作为研究方言历史的间接材料……人口的迁徙也就是方言的迁徙，方言跟着它的使用者流动，这是显而易见的。”（《方言与中国文化》）移民语言与土著语言接触之后产生以下三种结局：一是移民带来的方言取代土著方言，这种情况的发生通常是由于移民人数大大地超过了土著群体，迁徙的时间又非常集中，而且移民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占有一定的优势，所携带的旧地方言在新地落户，存在感极强，并很快取代土著方言。二是移民放弃旧地方言，改用新地方言。移民人数较少，又分散地落入土著群体之中，各方面明显处于弱势地位，不得不放弃旧地方言，入乡随俗，逐渐改用新地方言。三是移民的旧地方言与新地方言彼此影响，你我参半，互相融合。

除了移民“闯关东”，大连方言还吸纳了大量满语、日俄两国语言的借用词。满族兴起于东北，统治中国近300年，满语也在东北活跃了约300年。虽然满语后来被汉语所取代，但是东北各地方言中大量的满语词汇的活跃度依然很高，比如，“邈遛”“磨蹭”“马勺”“撒目”“扎咕”，等等。

从沙俄租借旅大到日本殖民统治大连40多年间，大量的日俄外来词进入大连市民阶层，对大连方言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比如，“晚霞子”“马葫芦”“磨叽”“布拉吉”“瓦斯”“列巴”，等等。在大连地区流传下来的日俄外来词大多被《新华外来词词典》所记载。

学者游汝杰在研究近现代西方外来文化和汉语外来词时发现一个现象：“这些外来词大部分是由日本作为媒介转驳输入的，直接从西方各语言引进的反占少数。这一现象正好反映了近代日本学习西方文化远远走在中国前面，以及中国人以日本为中转站接受西方文化的历史事实。”

简而言之，山东方言、满语和日俄外来词对大连方言产生了深远影响，也是大连方言的基本构成。

2019年3月，徐祖熹在《大连方言词语研究——以表程度义词语为例》一文中对大连方言在学术层面的研究做了相关检索。2018年12月1日，他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平台上，选择“期刊”，以“大连方言”为主题，以1989年至2018年为检索范围，不限定期刊来源类别，检索到了54篇文献。经过筛选，获得有效文献44篇，涉及语言接触研究、词汇研究、语音研究等。徐祖熹发现，从整体上看，近30年来，关于大连方言的研究文献数量较少，学界对大连方言的研究不充分且不平衡，大连方言的研究处于由探索到缓慢发展的过渡阶段。多数学者擅于从实验语音学、社会语言学等角度对大连方言进行分析，很少从其他视角进行研究。

徐祖熹从字源与字义、文化语言学角度对大连方言表示程度义的词语进行了研究，发现相关研究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只检索到吕汝泉的《大连方言中的“血受”》一篇文献。

毫无疑问，大连方言的历史非常悠久。方言是地域文化最外在的标记，同时又是这种文化最底层的蕴含。大连作为黄渤海岸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充满个性的城市品格而引人注目，大连方言也是这种个性的具体体现。以方言之美塑造城市独特的个性，浓郁的乡音让大连有了清晰的辨识度。

虽然无从考证，但有理由相信，当我们的祖辈下了船，踏上大连这片土地，第一条大连方言就诞生了，就是“海南丢子”。“渤海风掀恶浪摧，三更雨打断船桅。乡人尽做波中鬼，不敢回头任泪垂。”这首流传民间的诗反映了从海路去“闯关东”的艰辛与凶险。

多年前，媒体人李承鹏写过一篇关于大连足球的文章《100年的历练：小渔村与海南丢子》，他认为大连人足球踢得好，是因为大连人的基因很优秀。“公元1899年，一群外国人坐大轮船来到大连，他们带来一种叫‘足球’的东西，没事儿就在码头空地上踢来踢去。后来穿长衫留长辫的大清子民也加入进去，外国人惊讶了，这个小渔村的人踢足球很有天赋。有一天，一个德国船长和小渔村的‘小五子’比试脚力，船长一脚抡开60码外，‘小五子’愣头愣脑地踹了一脚，居然直接开到海里……”

十年甲A七夺冠，大连人凭什么创造了这份奇迹？媒体人王维民也从大连人的基因谈起：“很早很早以前，我们都是日子过不下去了，一帮胆子大的就划着小船，抱着舢板向北漂，听说北边有个地方挺好的。路上冻死了一些人，饿死了一些人，还有些意志不够坚强的人半道折回去了，到达这里

的人都是经过优胜劣汰的……体格最好，意志最强，而且争强好胜，决不言败……”

当生存陷入绝境，是坐以待毙，还是豁出命去闯一闯？面对迢迢海路，面对生死未卜的命运，第一步的迈出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性格决定命运，此言不虚。

“海南丢子”的“丢”意蕴深刻，隐含着“丢”与“被丢”的双重无奈和无尽辛酸。天灾人祸，走投无路，不得不丢弃家乡，逃荒向外求生；事实上，也是多灾多难的故乡无可奈何地丢弃了他们。一个“丢”字，力透纸背地刻画出山东人的祖辈的凄惨命运。迟永长教授曾说，表义上，此“丢”可谓一字千金；构词上，此“丢”更是无字可替。

与“海南丢子”对应的是“此地巴子”。据《简明大连辞典》记载：此地巴子，是指旧时山东、天津等地迁至大连的外地人对本地居民的谑称，主要指金州、旅顺等地的老居民。有人简单地将大连人分为两拨：一拨是“海南丢子”，一拨是“此地巴子”。儿时听大人们唠家常，谁家姑娘找女婿，找了个“山东棒子”；谁家儿子娶媳妇，娶了个“此地巴子”。“山东棒子”就是“海南丢子”，“此地巴子”就是坐地户、大连土著。“此地巴子”也叫“此里巴子”。这些别称多少含有调侃或讽刺意味。

据大连地方史研究者嵇汝广介绍，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迁徙过来的“海南丢子”不与“此地巴子”通婚，到了适婚年龄，他们都要回“山东家”找媳妇。嵇汝广的爷爷于1916年来大连，是第一代“海南丢子”，为了延续山东人的生活方式，不被当地习俗同化，让根扎得更深一些，让情感得到更完整的安顿，这一代“海南丢子”都回“山东家”娶亲。第二代“海南丢子”是嵇汝广的父亲这一代，虽然在大连出生，但成年之后也是回“山东家”谈婚论嫁。在嵇汝广的记忆中，家族里没人说普通话，都说一口道地的山东话。第一代、第二代“海南丢子”的婚姻伴侣都是“山东家”的女人，到了第三代，即嵇汝广和他的哥哥这一代“60后”“70后”们，两代祖辈遗传下来的不娶“此地巴子”的婚俗家规被打破了。

山东乃孔孟之乡，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2000多年深厚的文化积淀孕育了山东人的精神品格。钱穆先生曾说：“若把代表中国正统文化的，譬之于西方的希腊般，则在中国首先要推山东人。自古迄今，山东人

比较上最有做中国标准人的资格。”是的，山东人的祖辈敢于“闯关东”，正是凭借骨子里那种不屈不挠的求生精神，在重建家园的过程中，他们又将吃苦耐劳、忠诚守信、乐观豁达的品格发扬到极致，无论飘散何方都完好地活了下来。

“海南丢子”心中有一条老街，名叫东关街。这里曾是他们抱团取暖的求生之地，百年不散的乡愁一直萦绕在这里。老街的存在有何价值？在作家冯骥才看来，一座城市有了老街，便有了传家宝。“它是个实实在在的巨大的历史存在，既是珍贵的物质存在，更是无以替代的精神情感的存在。”而如今，多少条老街上的老建筑粉身碎骨化为乌有？

“山东家”是魂牵梦萦的前世，大连城是爱恋不够的今生。

在“海南丢子”心中，“山东家”的灯火永不熄灭。每逢年节，老大连人就会想起“山东家”，这种思念饱含着淡淡的忧伤，这份感情跨越了时间的长河与时空的阻隔，孜孜不息地养育着齐鲁人的忠诚血脉……

歹 饭

歌手赵英俊在2016年创作《方的言》，歌词写道：“吃饭，你家乡怎么念？学得地道我就与那儿有关。再斟满不觉已天色将晚，挥挥手就当万语千言……”

吃饭，庄河人叫“歹饭”。这条方言的发音最能体现庄河话的特色与风貌，它至今仍活跃在庄河人的生活中。

不仅是庄河人说“歹饭”，普兰店、瓦房店一带都说“歹饭”。

小时候在城子坦古镇生活，小镇距离庄河很近，两地方言有不少交集，但发音上有明显区别。小镇虽小，五脏俱全，街道有路灯，家家户户使用自来水，小饭馆早餐供应米粥、油条、豆浆，镇子上还有药房、时装店、台球室、录像厅。人们的住房由房产管理所统一管理，房子漏雨要到房产管理所报修。但是小镇与农村又仿佛别无二致，这主要体现在语言方面，大家都操持着相同的方言，小镇的人也说“歹饭”。小镇上只有少数人说“吃饭”，比如我父亲和他单位的几个人。

父亲在小镇的房产管理所工作，小时候我和妹妹经常去他单位玩，他的